

◎国际新视点丛书

LEO STRAUSS AND THE AMERICAN RIGHT

# 列奥·施特劳斯 与美国右派

Shadia B. Drury

[加] 莎蒂亚·B·德鲁里 著

刘 华等译 刘 擎译校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际新视点丛书

： LEO STRAUSS AND THE AMERICAN RIGHT

# 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

Shadia B. Drury

[加] 莎蒂亚·B·德鲁里 著

刘 华等译 刘 擎译校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 / (加) 德鲁里著; 刘华等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8

(国际新视点丛书)

ISBN 7-5617-4937-6

I. 列... II. ①德...②刘... III. 施特劳斯, L.

(1899~1973) — 哲学思想—研究 IV. B7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6700 号

**LEO STRAUSS AND THE AMERICAN RIGHT** by SHADIA B. DRURY

Copyright: © Shadia B. Drury, 1997, 1999.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T. MARTIN'S PRESS, LL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6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04-119 号

国际新视点丛书

**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

原 著 [加] 莎蒂亚·B·德鲁里 (Shadia B. Drury)

译 者 刘 华等

译 校 刘 擎

选题策划 朱杰人

文字编辑 阮光贞

责任校对 邱红穗

封面设计 高 山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http://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http://www.hdsd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0410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上海市印刷三厂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8

字 数 234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次

印 数 5100

书 号 ISBN 7-5617-4937-6/B·275

定 价 20.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 《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的 背景与作者 (代中译本序)

刘 擎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生前是一位神秘而沉寂的“书斋式”政治哲学家,而在去世 20 年后却出乎意料地受到了“公共知识界”的关注。

从 1994 年开始,《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等美国主要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揭露”了所谓“施特劳斯派”(其弟子和崇拜者)与新保守主义政治势力在思想渊源与人脉线索方面的密切关系。

这种联系在许多人看来是牵强附会的“猜测”(speculation),但也并非空穴来风。

的确有具体的证据表明,在共和党(里根与布什)执政时期,美国许多政府机构的重要职位都被施特劳斯的弟子们占据,在对“阴谋理论”格外敏感的美国人看来,这绝不会是个偶然的巧合。

到了小布什当政时期,特别是在“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以及后来对伊拉克的战争,遭到知识界越来越强烈的批评。公共传媒更为热心地探究强硬派政客与施特劳斯派之间的关系。

2003年5月6日《纽约客》资深记者赫什(Seymour Hersh)发表文章,特别指出时任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等布什当局的政要,在制定外交与国防战略中深受施特劳斯派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以“精英主义”、“反民主”以及“单边主义政策”为特征的新保守主义政治。

这篇文章发表后,《波士顿环球报》和《国际先驱论坛报》等报刊紧随其后,刊发一系列的后继报道与评论,使施特劳斯派与美国保守主义的关联问题成为知识界和公共传媒的一个热门焦点话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此前鲜为人知的加拿大女学者莎蒂亚·德鲁里\*(Shadia B. Drury)才脱颖而出,在相关讨论中成为热门人物,频频接受媒体的访谈。莎蒂亚·德鲁里之所以受人注目,并不是因为她的著作在“学术上”(特别是在所谓“古典研究”的意义上)有多么非凡的贡献,而是因为她敏感的洞察:她是自由派学者中较早并较为详尽地论述了施特劳斯思想对当代自由民主政治的威胁的一个人。

莎蒂亚·德鲁里出生于1950年,在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接受本科教育,1978年从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政治学系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自然法的观念》。她曾在卡尔加里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任教,目前在里贾纳大学(University of Regina)担任政治学和哲学教授,并被任命为“加拿大社会正义研究首席教授”(Canada Research Chair in Social Justice)。

莎蒂亚·德鲁里已发表的论著有:《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思想》(初版于1988年,2005年出版了修订版)、《亚历山大·科耶夫:后现代政治学的根源》(1994)、《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1997),以及最新著作《恐怖与文明:基督教、政治

---

\* 出版者说明:刘擎先生原在此序中译为夏迪雅·卓瑞(包括他在其他文章中亦作此译),但出版者与董世骏先生斟酌后,决定本书中统一译为莎蒂亚·德鲁里。

和西方的心灵》。

在《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Leo Strauss and the American Right*)一书中,莎蒂亚·德鲁里试图论证,施特劳斯作为犹太裔哲学家有其挥之不去的“犹太情结”。在施特劳斯看来,犹太问题是无可解决的,因为犹太人深厚的宗教传统具有一种“反现代”的品格,与现代性的自由主义特征(世俗化、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等)处于严重的对抗与抵触之中。与此同时,施特劳斯又是一个德国思想家,深受尼采、海德格尔和施米特的影响。施特劳斯在犹太情结与德国思想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中试图发现一种调和的解决方式,而最终形成了他反对自由主义现代性的保守政治哲学。

莎蒂亚·德鲁里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对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作出了激烈的批评,并指出,如果以这种理论来引导现实政治,那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可能危及自由民主政体的根本基础。

莎蒂亚·德鲁里的许多观点对于知识界的自由派和自由左派具有相当强的感召力,她的《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一书也就成为论战中经常被征引的重要参考。

但是,她对于施特劳斯的解读是否“正当”,也遭到许多质疑。例如,2003年5月15日,在国家公共电台(NPR)组织的广播讨论中,哈佛大学的著名政治哲学家(同时也是施特劳斯思想的权威阐释者之一)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与莎蒂亚·德鲁里发生激烈的争议,他指责莎蒂亚·德鲁里的观点完全建筑于对施特劳斯思想的肤浅解读与严重曲解之上,其中最重要的歪曲是对施特劳斯思想的“政治化”解读。

曼斯菲尔德指出,实际上施特劳斯的本意在于复苏“政治哲学”本身,而对现实政治并无兴趣,更没有所谓“隐秘的计划”来操纵美国政府及其政策。莎蒂亚·德鲁里在讨论中承认

施特劳斯的研究指向旨在政治哲学，但她仍然坚持认为，施特劳斯学说中的确包含了对现实政治的“教诲”——社会大众需要对真理的坚定信仰，而所有信念最终都没有理性的基础，因此，哲人可以自由讨论真理问题，以此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必须对大众保守秘密。这里潜伏着“政治操纵”的主题。

关于“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之间关联的争论仍然在继续，许多意识形态立场之间的分歧也难以化解。无论莎蒂亚·德鲁里的这本著作在学术上的成就应该如何予以评价，但它在当今美国公共政治辩论中的影响却是难以否认的。因此，这本书的翻译出版，有助于中国读者理解当代西方的政治思想谱系。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这本书最初由童世骏教授组织多位博士研究生共同翻译。翻译分工为：第一、二章，刘华；第三章，刘进；第四章，盛文沁；第五章，张智。受童世骏教授的委托，我在十分有限的时间内对全书做了一遍校勘，纠正了一些明显的误译和错漏之处；之后，出版社也做了很多必要的核对和统一工作。但是尽管如此，译文一定还存在许多有待于修正和改良的地方，在此敬请读者批评指正，并希望能有再版重印的机会予以完善。

2006年6月2日

# 目 录

《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的背景  
与作者（代中译本序） 刘 擎 / 1

## 第一章 华盛顿的施特劳斯派 / 1

魏玛的幽灵 / 4

自由主义如何破坏了宗教，带来了虚无主义 / 8

自由主义、虚无主义与纳粹 / 9

施特劳斯派的政治设想 / 12

精英主义还是民粹主义 / 15

与基督教右派的联盟 / 20

美国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 / 26

## 第二章 施特劳斯的犹太遗产 / 35

犹太问题的界定 / 35

反现代的犹太特性 / 37

同化之不可能 / 38

被举荐的犹太民族主义 / 43

抛弃的莱辛的智慧 / 48

对迈蒙尼德的再阐释 / 54



## 2 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

施特劳斯的批判 / 60

### 第三章 施特劳斯的德国渊源：海德格尔和施米特 / 77

尼采、海德格尔和纳粹 / 77

为什么施特劳斯对海德格尔的批判是可疑的 / 86

施特劳斯的假冒权威：柏拉图和尼采 / 91

谎言与政治 / 93

卡尔·施米特对自由民主制的谴责 / 95

施米特对政治的颂扬 / 101

施特劳斯对施米特的激进化 / 105

### 第四章 施特劳斯主义哲学在美国的应用 / 117

哈里·雅法：美国的古代血统 / 119

平等与《独立宣言》 / 120

美国的保守主义背叛 / 122

原初意图 / 124

对雅法的批评 / 128

艾伦·布鲁姆：美国不可救药的现代性 / 131

美国的自由主义 / 133

教育 / 138

平权法案 / 143

爱、性与女权主义 / 144

威尔默·肯德尔：民粹主义疗法 / 151

### 第五章 新保守主义：施特劳斯的遗产 / 167

新保守主义“新”在何处 / 169

对资产阶级精神的颂扬 / 171

二元思考：正统主义及其敌人 / 175

美国的分崩离析 / 179

民族主义还是爱国主义 / 180

知识分子的叛逆 / 185

民众主义的策略 / 186

新保守主义保守在何处 / 190

两个世界上最糟的一个 / 194

家庭的价值：对妇女不宣而战 / 198

新保守主义在政治上的成功 / 203

附录 部分译名对照 / 217

## 第一章 华盛顿的施特劳斯派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 1899—1973）是德裔犹太哲学家，于纳粹上台时逃离德国，最终在美国定居，并执教于芝加哥大学，讲授政治哲学。他专攻政治哲学史，著述所及有柏拉图（Plato）、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阿尔法拉比（Alfarabi）、迈蒙尼德（Maimonides）、阿威罗伊（Averroës）、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霍布斯（Hobbes）、洛克（John Locke）以及其他一些哲学家；其行文常显冗赘，其思想则甚为神秘而晦涩。

他以一个奇异的论题而出名，其中的一个观点是说哲学家绝不能坦白直言，最智慧的哲学家从不直抒其意。在施特劳斯看来，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必须只与少数适合接受他思想的人交流，而这种交流是平静的、微妙的，而且是隐秘的。为什么要如此隐秘呢？施特劳斯的部分答案是：哲学家不得不秘密行事，以免遭迫害。但这并不是这一论题中最有趣的部分。最有趣的是，尽管施特劳斯生活在有史以来最为自由的社会之一，他却仍然声称他得秘密行事——声称他自己进行的是秘籍式的写作或以密码写作。<sup>1</sup>

这种隐秘性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也许施特劳斯所担心的迫害，从更温和的意义上讲，可以是冷嘲热讽或受人排斥；因为尽管他名气很大，在美国，嘲讽或排斥却是一件他不得不忍受的事情。不过，施特劳斯所说的隐秘性，其中另有深意，

有着更有趣的原因——即他相信，真理对社会（任何社会）都不是益分，相反是危险的，甚至是破坏性的。

毫无疑问，施特劳斯的奇谈怪论，加上隐秘性的难以估价的吸引力，可以解释他在学院内受欢迎的原因。但不管他有多著名，多受欢迎，施特劳斯及其信徒曾经并仍然承受着讥讽和排斥。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观点与盛行于学院内的自由主义思想背离太远，使他们看上去可笑。居于自由民主体制中的施特劳斯，对自由主义一无用处，对民主体制也用处不大。他的政治思想是彻底的精英主义。然而他知道，在美国，人们不大能容忍精英主义思想，对此他的想法没错。但是，对他思想的嘲讽，多半缘于他自己不顾学术界的共同精神（ethos）本身。对施特劳斯的嘲讽，不是因为他吸引了大批跟随者，而是这种信从常常带着宗教崇拜的性质——如其隐秘性、对施特劳斯的权威的信仰、对施特劳斯所信从的古代哲学家的权威的信仰等。学院内对施特劳斯主义者嘲讽的是，他们未加质疑地献身于一套思想，而除了面对那些已经被他们说服的人，他们并不能够也不愿意为其思想作辩护。因此，他们正在受的迫害，并非由于他们的思考与众不同，而是由于他们传播思想的方式对知识生活本身所具有的破坏性。因为在发起者的那个小圈子中，他们不想公开讨论他们的思想，甚至不想让外人所知。

施特劳斯对北美学院生活的冲击已经成了某种现象。历史学家戈登·伍德（Gordon S. Wood）将其描述为 20 世纪学术界最大的一场运动；<sup>2</sup> 其影响不仅仅被局限于政治哲学领域，还延伸到宗教研究、文学批评、思想史、古典文学、美国史和美国宪法等领域。伍德评述道，1987 年，美国宪法诞生两百周年时，学院里的所谓施特劳斯派已经控制了各种会议，他们组织完善，财力雄厚。虽然他们大多所学是政治学，但在以美利坚立国为主题的会议组织和论文提交方面，数量超过了历史学。对施特劳斯派看来，这个主题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还有着

重大的政治意义。

施特劳斯的学生并没有把自己局限在关于古文献的话题之中。实际上，他们对过去的兴趣融会于他们对当下的问题理解之中。这并非不同寻常之举，尤其对于保守主义者而言。甚至一个并不保守的人，一个并无愿望尊崇和仿效过去的人，也必须承认过去具有借鉴意义。施特劳斯主义者集中关注美国的过去，旨在理解美国的现在，并塑造美国的未来。的确，他们已经成为美国保守主义知识分子运动的代言人，他们当中有作家如哈里·雅法（Harry V. Jaffa）、约瑟夫·克罗普西（Joseph Cropsey）、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威廉·肯德尔（William Kendall）以及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等。他们或是施特劳斯的学生，或是其崇拜者，或是其同事与合作人，他们都承认施特劳斯对他们思想的深刻影响。

较之施特劳斯在学院内的影响，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施特劳斯的学生及学生的学生占据了里根和布什政府的要职，并继续在共和党内部发挥着重要作用。活跃于美国政治舞台的一些显赫人物包括：里根时期驻印尼大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加斯帕·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的前任演讲稿撰写人塞思·克罗普西（Seth Cropsey），“国家人文基金会”（NEH）副主席约翰·阿格里斯托（John T. Agresto），国家安全顾问卡尼斯·罗得（Carnes Lord），国际组织事务部副国务秘书艾伦·凯耶斯（Alan Keyes），法学学者及法官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前总统布什曾提名其进入最高法院，但被国会中的民主党多数击败），最高法院的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前任教育秘书威廉·贝内特（William Bennett），前教育部人事部主任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后来成为前副总统丹·奎尔（Dan Quayle）的人事部主任，又成为共和党的主要专家和政策制定人）。<sup>3</sup>新

闻记者们充分认识到施特劳斯主义者之进入华盛顿和他们在共和党内部所掌握的权力，<sup>4</sup> 以致于《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称施特劳斯为 1994 年共和党《与美国的契约》（*The Contract with America*）之政纲的教父。<sup>5</sup>

新闻记者们所迷惑的是，这一切可能意味着什么。这样一个思想晦涩的德裔犹太经典文献学者，一个思想家，一个柏拉图、阿尔法拉比和迈蒙尼德的崇拜者，怎么变成了美国共和党的主要思想的启示者呢？<sup>6</sup> 施特劳斯哲学的政治含义是什么？他的信徒能成功的以保守主义的精英取代自由主义的精英吗？施特劳斯的保守主义与其他诸种保守主义有何区别？施特劳斯与新保守主义有何联系？施特劳斯保守主义对公共政策意味着什么？这些是我将在本书中论述的问题。

接下来我将论述施特劳斯的政治设想——他对自由主义的拒斥、对虚无主义的恐惧，以及他哲学中所隐含的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草率混合。我将通过对美国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广泛考察提出结论，以此为基础得出本书的最终论点——作为支配着共和党意识形态的美国新保守主义，正是应和了施特劳斯政治思想的论旨。

## 魏玛的幽灵

施特劳斯憎恶自由民主体制，因为他将其与魏玛共和国联系起来，而魏玛的宪法起草于一战结束之际。<sup>7</sup> 德国没有可以依靠的自由或民主的传统，魏玛共和国从一开始就是残废的，对议会制政府的批判来自四面八方。保守主义者宁愿要君主制或官僚体制的“帝国”；民族主义者如希特勒及其党徒反对魏玛宪法，因为他们在总体上反对议会制，他们认为议会制导致分歧，导致总体政治的分裂，而一个独裁体制本身就可以完成必要的社会改革，促进国家利益；共产主义者则视议会制为资

产阶级的体制，应该被无产阶级专政所超越和取代。因此，魏玛共和国于其襁褓之中即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共产党人和国社党人都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巨大胜利，但到了 1932 年，希特勒党徒取得了国民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到 1933 年，希特勒当选为总理，并成为多数党的领袖，不出一年，他取消了各州政府的权力，将德国生活的一切置于纳粹的控制之下。施特劳斯的经历证实了他所服膺的柏拉图的政治教导。柏拉图是民主制的劲敌，将其看作是最坏的政府形式中的第二位，他相信民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暴政。对柏拉图而言，亦即对施特劳斯而言，民主制对事物采取一种放任状态，各种相互冲突、不可调和的欲望在其中进行着统治权的争夺战；柏拉图描绘了一个被不知餍足、相互抵牾的欲望撕扯得四分五裂的社会，他猜测，在这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中，必定有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激情占据上风，变为至尊，并专断统治其他的一切。<sup>8</sup> 柏拉图所描绘的民主为专制打开大门的情景，如同镜子般反映了魏玛共和国的景象，即魏玛共和国的纵容为希特勒的粉墨登场提供了舞台。

施特劳斯按照柏拉图所分析的民主如何导致了专制的方式去理解魏玛共和国和美国。因此，美国的自由之爱所具有的放纵性质，及其与魏玛自由的相似性，正是令人安定的原因所在。

施特劳斯认为自由社会缺乏权威性真理。在这样的世界里，一切观点、一切偏好和一切宗教都具有平等的价值；事物的这种状态在自由社会的心底创造了一个真空，随着这个真空的生长，填补真空的斗争愈加紧张，且填补这片空虚的热望也会变得不可抵挡，在这样的情形下，最诚实、最无情和最无畏的人必将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sup>9</sup> 换言之，有这样一种巨大的危险性，美国可能重蹈欧洲的覆辙，重复欧洲所经历的错误与恐怖。

将美国自由主义与魏玛相提并论并非施特劳斯的首创。一

些德国流亡者如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就一再地表达过这样的观点，认为美国是纳粹德国的翻版——唯一被去掉的是警察的残暴。美国缺乏高压和强制并没有使阿多诺去怀疑自己将二者相提并论是否正当，相反，只是使他对美国式宰制的程度之深、之聪明、之微妙和隐蔽大感吃惊。这种现象在罗得·斯迭戈（Rod Steiger）的电影《典当商人》（*The Pawnbroker*）里被刻画为不朽的现象（他因这部电影获得学术奖）；在影片中，斯迭戈刻画了一个从纳粹集中营中逃生的难民，他失去了孩子，并目睹了妻子在最终被送往集中营前，遭受希特勒党徒的强暴，在他看来，美国的一切如同集中营的翻版，纽约被描绘成如同没有盖世太保的纳粹德国。但是，制片人的技巧使其清楚表明，主角被他自己的过去所缠绕，以至于无法让人相信他对周遭的感觉是正常的。这一点也许同样适用于阿多诺和施特劳斯，而诸如艾伦·布鲁姆和希拉姆·卡同（Hiram Caton）这样的作者，他们感受到的幽灵则是转手获得的。

在一篇让人不安的论文中，希拉姆·卡同赞扬施特劳斯，言其懂得了美国自由主义是软弱无力的魏玛共和国的再现。他说，在美国如同在魏玛一样，自由主义创造了道德的真空，梦魇般的种族优越论的体制则在其中渐居上风，在“人文主义者”与“女权主义者”的共谋下，妇女们反对生育，结果是将繁衍之事从“婚姻的机会游戏”移交到专家之手，由他们来决定将产生什么样的人。与此同时，支持堕胎与安乐死的运动渐渐破坏了对生命的神圣性的责任，打开了消灭无用之人的大门，通过这种方式，一个致力于保护人权的体制也极有可能转变为清洗成千上万人的体制。在卡同看来，美国与魏玛的自由主义的相似之处在于，当两者面对邪恶的政治时，都受害于“文明人的消极性”，其结果是破坏生命的神圣性，使毁灭那些不被需要的人变得合法。<sup>10</sup>

将美国与魏玛德国相同，也是艾伦·布鲁姆在《走向封



闭的美国精神》(*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书中的中心议题。在这本畅销书中,施特劳斯最知名的得意门生将他老师的思想大众化了,布鲁姆揭示了美国大众文化对魏玛德国的微妙反映。比如,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的《麦克飞刀》(*Mack the Knife*),即是翻译了魏玛大众文化之里程碑作品《三个便士的歌剧》(*The Threepenny Opera*)中的“Makie Messer”。<sup>11</sup>而且,有一句纯美国式的表达“放松点儿”(stay loose)则是海德格尔(Heidegger)的“Gelassenheit”的翻译。<sup>12</sup>特别是,美国的虚无主义是从德国进口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用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的无害形式将虚无主义带入美国,而伍迪·艾伦(Woody Allen)则将其美国化,提供了除去了欧洲式“焦虑感”(angst)的虚无主义。布鲁姆的书充满了对美国的阴暗预感,这表明他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那个困扰着施特劳斯的魏玛德国的幽灵。

施特劳斯对自由民主制反感的核心在于,他相信这种体制将使我们暴露于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之中。施特劳斯确信,希特勒是通过“民主的”方式上台的,正是自由民主体制为一个除了消灭犹太人别无其他目的的体制铺平了道路。<sup>13</sup>但是,我们同样也可以这样说:希特勒之所以上台,正是通过对魏玛宪法诸原则的极大蔑视——通过欺骗、作假和侮辱政治权利,置民主的公平竞争原则于不顾。

然而,施特劳斯认为魏玛的恐怖曾经显现,这是正确的。我倾向于认为,如果出现一个煽动者,俘获了民众的恐惧、偏见和不安全感,民主社会总是脆弱的。依据同样的原理,将美国的自由民主与魏玛德国相比则是不公允的;魏玛德国既无自由也无民主的传统,一战以后在魏玛建立的政治体制对于德国文化而言是外来和陌生的,因此反对者占据优势。在那里没有个人自由与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这些是自由的根源所在,而其主要的意义就是在于限制那种以“多数统治”来简化